

高校立法，“法”从何来

■本报记者 陈彬

在刚刚过去的一周内，连续发生了两件与高校立法相关的事情。

一件是10月8日，媒体披露我国第一部专项高校立法——《深圳大学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目前已完成起草工作，并拟提交市人大常委会立法。据称，此次立法就是要厘清政府在高校的行政权力边界。而就在这则消息见诸媒体两天后，10月10日，教育部核准发布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9所高校的大学章程。由于大学章程又被称为高校“宪法”，此举再次引发人们对高校立法的关注。

这两则新闻究竟有着怎样的联系，而“条例”与“章程”又有何区别呢？

条例？章程！

“没有什么区别，从《条例》所涉及的内容看，其实都是深圳大学章程，这本来就是一码事。”

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对于“条例”与“章程”之间的区别如此作答。

事实上，媒体对于《条例》的关注，更多地集中在其中可以规范深圳大学与主管的政府机构的相互关系，甚至约束政府行为上。有学者甚至将这一点解读为《条例》与一般大学章程的最主要区别。但是，在熊丙奇看来，这是对大学章程的一种误读。

“大学章程作为高校的‘宪法’，其重要职责就是界定举办者和学校的关系，对于政府出资举办的公立大学来说，尤其如此。”熊丙奇说，在政府与学校关系方面，必须通过立法的方式，明确规定政府有哪些权力，学校有哪些权利，政府部门

不得越权侵犯学校的权利，学校的权利被侵犯可以通过法律途径救济。

对此，长期关注大学章程问题的华东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原所长唐安国也给出了类似的答案。

“规定内部与外部的关系，制定规范制约自己，这其实就是大学章程，两者没有什么不同。”唐安国表示，根据《高等教育法》，章程的制定要有法律效应，如果政府对高校提出的要求是按照合法程序制定的大学章程所不允许的，政府就应当让步，“章程旧有规则是改变不了的”。

谁的职责

当然，此次相继出台的《条例》和大学章程还是有所区别的，其最大的区别在于，究竟是谁核准这份文件——9所高校的大学章程是在教育部核准之后对外公布消息的，《深圳大学条例》则要提交深圳市人大常委会立法。

一个靠行政核准，一个走立法程序，这两者间的不同不言而喻。

实际上，9所高校的大学章程是严格按照《高等学校章程制定暂行办法》要求完成的。该办法指出，地方高校的章程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核准，其中本科以上高校章程核准后，应当报教育部备案；教育部直属高校章程由教育部核准；其他中央部门所属高校的章程，经主管部门同意，报教育部核准。

换言之，目前国内高校大学章程的审批并不需要人大立法机构的介入。但在采访中，记者听到了很多对此质疑的声音。

比如，从教育部开始推进大学章程修订计

划开始，熊丙奇便一直呼吁要通过立法程序修订章程。采访中，他明确表示，大学章程的制定通常有两种途径，一是学校获得办学自主权之后，由学校理事会制定；二是由大学举办者所在立法机构立法。而对于尚未获得充分办学自主权的国内高校而言，通常适合采取后一种途径。

“大学章程应该由人大讨论、审议。如此，大学章程才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大学宪章，所有与大学办学相关的机构、人员都必须遵守，而制定大学章程的过程，也是推进教育去行政化改革、建立大学自主办学主体地位的过程。”熊丙奇说，从这一角度看，《条例》的生效过程反倒更接近一个标准大学章程的产生过程。

然而，唐安国对此则有不同看法。他表示，由行政部门审定大学章程固然不对，但人大作为立法机构，也没有必要单独为某所高校的一部审议通过的《条例》大费周章。“既然《高等教育法》中已经规定了大学章程的法律地位，那么依照高教法程序制定的大学章程，就自然有了法律效应。”

在唐安国看来，目前解决大学章程法律地位的关键，还在于通过修订《高等教育法》，明确合理的大学章程立法程序，而各校只要依照程序在高校内部产生法律，并交由教育主管部门备案，便自然具有法律效应。

“人大立法机构需要介入到章程的制定中，但重点应该规范方式、方法，而行政部门则要减少这方面的干预，这是无可否认的。”唐安国说。

“身体”健全 “内脏”紊乱

唐安国口中的《高等教育法》颁布于1998

相关法规推进困难的原因很简单，就在于教育主管部门“家长式”的管理。

简讯

诺奖得主北大演讲揭示自然之美

本报讯 10月14日，200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弗朗克·韦尔切克应北京大学“大学堂”顶尖学者讲学计划之邀，在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发表演讲，并与北大师生进行了问答互动。

演讲题为《一个美丽的诉求：探索自然的斧神工》，弗朗克·韦尔切克梳理了历史上科学家重大发现中的美丽构造，将之形容为科学家的“珠宝”。他带领大家领略了蕴藏在科学中的美，如对称结构之美、原子的定量之美。在他看来，他所从事的研究就是在不断探求和感受自然的构造之美。

弗朗克·韦尔切克现任麻省理工学院物理系教授。他与导师戴维·格斯曼发现了量子色动力学中的“渐近自由”原理，因此获得了200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韩琨)

中俄大学生艺术联欢节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

本报讯 10月12日，中俄大学生艺术联欢节(2014中国)开幕式暨文艺演出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副书记吴付来、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副秘书长宗瓦、俄罗斯大学生艺术代表团团长Olga Poleschuk出席开幕式，与400余名师生一同观看了演出。

吴付来表示，中俄两国优秀青年是未来推动中俄两国关系发展的生力军，举办中俄大学生艺术联欢节是加强两国大学生联系、增进两国青年友谊的重要举措。

据悉，中俄大学生艺术联欢节是中俄“国家年”“语言年”人文领域机制化项目之一，也是2014中俄青年友好交流年重要组成部分，2003年至今已成功举办十一届。
(赵梦珠)

第22届全国高校分析测试中心研究会年会在南京大学举行

本报讯 10月10日~11日，第22届全国高校分析测试中心研究会年会暨高校分析测试中心建设发展业务交流研讨会在南京大学举行。

南京大学副校长潘毅指出，新时期在各个院系、学科实验室大型仪器充分发展的情况下，如何建设新型高校分析测试中心；在建设世界高水平大学新阶段，如何独立发挥并提升公共分析测试平台，将是需要人们共同面对和解决的新课题。

与会代表围绕高校分析测试中心运行模式与建设发展、大型仪器设备开放共享管理、更好发挥科研服务支撑作用、紧密结合学科需要、开展仪器设备自主创新和研发等内容展开了深入研讨与交流。
(韦艳)

南开青年创新创业实践基地开张

本报讯 日前，南开大学GENS BOX青年创新创业实践基地正式开门“纳客”，这是面向在校大学生提供创新创业指导帮扶、功能最为齐全的实践基地之一。目前，9支学生创业团队首批入驻，享受相应服务。

据基地负责人王修彦介绍，“GENS BOX青年创新创业实践基地是由南开大学和南开区科委共同建设的，基地占地近2000平方米，分为创业就业交流区、创新创业服务区、主题实践区、成果展示区等四个区域，旨在为学生创新、创业、就业能力开发和实践提供深入服务，努力打造全新的创业就业服务和项目孵化实体平台。
(马超)

山西设置首批大学生创业培训定点机构

本报讯 10月13日，山西省教育厅宣布山西大学等6所高校被选定为该省首批毕业学年大学生创业培训定点机构，并对有创业意愿的毕业学年大学生提供由政府补贴的创业培训，旨在激发高校毕业生创业热情，提高其创业能力。

据了解，这些高校的创业培训定点机构将在毕业学年内，即从毕业前一年的7月1日起的12个月内，组织本校大学生完成创业意识培训和创办企业培训。创业意识培训课程不少于21个课时，创办企业培训课程不少于49个课时。经结业考核合格者，均可享受财政培训补贴，并获得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统一颁发的培训合格证书。
(程春生)

首家学术性建筑画廊在北京建大成立

本报讯(通讯员高蕾)近日，中国第一家拥有广泛专业性和学术性的建筑画廊——北京建筑大学建筑设计艺术(ADA)画廊正式成立。

上世纪60年代初，由立陶宛出身的建筑家乔治·麦西纳斯创立的激浪派，是由一群热衷于把日常生活和艺术结合在一起的艺术家所创造的群体艺术。这是首次由纽约激浪派基金会官方认可和共同策划的展览。展览将持续一个月，包含激浪派建筑、激浪派艺术家作品、艺术与知识产权以及教育的改善等四方面的内容，也是2014北京设计周活动的一部分。

据了解，此次展览的主体部分来自第14届威尼斯国际建筑双年展。展览中，对中国传统建筑的木结构和现代智能结构之间的继承关系的解释，引起了观众的兴趣。据策展人方振宁介绍，木结构中的木构件，如同中国象形文字中的偏旁部首，激浪派建筑预制品与中国传统木结构建筑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麦西纳斯发明的预制品系统意在通过提高生活质量实现社会福利，这也与政府对提高城市化质量和市民生活品质的承诺相契合。

ADA画廊位于北京西城区展览馆路1号的一片居民区中，这也印证了它的宗旨，让大众走近艺术，让艺术融入大众日常生活。

据ADA研究中心主任王昀介绍，ADA研究中心成立于2013年9月，是一个针对建筑、设计、艺术及其相关领域的先锋理论与现代实践进行整体研究的综合性研究机构。目前，该中心聚集了建筑、设计、艺术领域的优秀理论研究者、建筑师及艺术家主持的研究所10余个，共同探讨关于城市发展、建筑设计等相关领域的跨界合作等多方面前沿内容。

师者

黄文辉:本科教学是“泡”出来的

■本报记者 陈彬

刚走进黄文辉的办公室，一股浓郁的咖啡香便扑面而来。

黄文辉，中国地质大学(北京)能源学院教授、第十届北京市高校教学名师奖得主。尽管在自己的研究和教学领域，他经常要和硬邦邦的石头打交道，但在生活中，咖啡柔和的醇香却时常伴他左右。

咖啡是讲究煮和泡的。而在黄文辉眼中，教学，尤其是本科生教学，同样是“泡”出来的。

教游泳是要下水的

在地质大学，黄文辉常年为本科生主讲“沉积岩石学”等基础课程。这些课程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会安排大量的实验课。这类课程通常都会由助教或年轻老师代为授课，但他却一直坚持自己授课。问及原因，他谈到了自己的大学经历。

1978年，黄文辉进入大学，回忆起30多年前的大学时光，他很是感慨：“想当初，我们的老师并不都是什么‘名师’，学生的知识基础更谈不上牢固。但是，那几届学生中产生了诸多学者、大家，这其中的原因是很值得深思的。”

在黄文辉看来，在当时的教学方式中，教师和学生的亲密接触不可没。专业老师在他们最迷茫的时候，来到宿舍和学生聊天，解开了他们许多心结。同学们正是感受到了老师那颗火热的心，才化解了心中许多谜团。“通过接触，学

生们才能真正和老师熟悉起来，才能在他们身上培养对学科的爱好。要知道，教别人游泳时，自己也是要下水的。”

黄文辉的这番话其实是有指的。“我们很多教授、博导基本上是将注意力放在自己的科研项目和研究生身上，但却忽略了一个问题——本科生入学时对大学生活充满好奇，但也对自己的专业方向充满了困惑，尤其是由低年级进入高年级的转型时期，最需要学术上有成就的教授给予指点迷津，但教授对本课教学的不重视，无疑给年轻人浇了凉水，这将直接打击其学习的积极性。”

正是有了这样的考虑，黄文辉的本科教学几乎是和学生们“泡”在一起的。

感受要花时间培养

所谓“泡”在一起的学习，要求教师改变传统的课堂授课方式，增加与学生的互动，实验课正是老师与学生充分了解的最佳场所。但除此之外，给学生更多的实习和实验时间，通过师生互动一起解答问题，那么这个课堂就会变成温暖的课堂、活跃的课堂、生动的课堂。

“我们一学期的实验课并不多，但通常我会在此之外，拿出几个整天的时间，陪他们在实验室观察岩石，撰写实验报告。”黄文辉说，沉积岩石学需要理论联系实际，实验课对学生掌

握理论知识极其重要。在实验课上每个学生对实验内容的学习与掌握情况差别很大，如果按部就班、按时关门，他们的学习兴趣就得不到充分的展现，无法达到进一步培养学生深入学习与研究的目的。反之，实验时间充足，学生的学习兴趣就会大增。

通过实践，黄文辉发现，学生在实验课上与教授面对面研究探索时，受益与进步最大，教授在实验中也更容易发现优秀学生。“这就好比学习语言。”黄文辉说，如果仅仅在课堂上刻板地教你我学，再好的教学技巧也难以教会学生讲好英语，但如果把学生放到一个英语环境中，哪怕和一个英国老太太一起生活半年，他们的英语口语水平也会大幅提高，进而达到运用自如的程度。

“这就是一种感受，而培养这种感受需要花费大量时间。”黄文辉说。

关注人的成长

采访中黄文辉强调，其实无论采取何种教学方式，归根结底还是离不开“人”的关注。

他举例说，著名作家沈从文仅小学毕业，无论从什么角度看，他都算不上一名作家，但就是因为其自身的创作兴趣和激情，使得他在文学领域走到了相当高的境界，“我们就需要趁早发现和培养学生的这种兴趣”。

从2003年开始，教育部便启动了该部法律修订的调研和论证工作，但迟迟没有行动，乃至去年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周洪宇还为此专门递交议案，要求尽快修订此法。

《高等教育法》的修订困局，其实也在某个角度上折射出目前国内高等教育领域法制化进程的艰难处境。而近几年人们对于大学章程制定工作的质疑，只不过是对该困境的再次印证。

“经过改革开放后数十年的快速发展，我们的高等教育规模和质量有了大幅度提高，但法制建设却迟迟无法跟上。这就好比一个人，四肢已经非常健全，但内脏却是紊乱的，这就是因为没有‘规矩’。”唐安国说。

在一篇评论中，熊丙奇也曾表示，在我国，国家和地方教改规划纲要都已颁布多年，可实质性的教改寥寥无几。原因在于，教改从本质上等同于变法，可颁布了教改纲要，却没有启动教育法律法规修订，推行教改就会面临违法的困境。然而，由于当前的教改就由教育部门主导，而教育部门正是诸多教改要求放权的对象，改革可谓寸步难行。

“其实国内相关法规推进困难的原因很简单，就在于教育主管部门‘家长式’的管理。”唐安国说，在这种模式下，高校的任何活动安排都要听从上级主管部门，因为自身几乎没有主动性，因此也根本产生不了“立规矩”的要求和空间。一旦控制高校的手放开，高校能够按照规则行事，就会产生制定规则的强大动力。“在这方面，我们此前没有实践，而要产生实践，进而产生效果，还需要很长的时间。”

10月12日，浙江农林大学社团招新呈现“百团大战”盛景。

据悉，该校现有近百个社团，社员总数超过2万人次，平均每人参加1.5个社团。不少大学新生认为：没有参加过学生社团不算上过大学。

图为招新现场热闹的场面。
本报通讯员陈胜伟摄影报道



黄文辉

在外人看来，黄文辉所从事的地质学教学和研究其实是一门很枯燥的学科，但他自己却乐在其中。“我们当然不能要求每位学生都能感受到这样的乐趣，但如果在其中‘泡’的时间长了，总会有学生忽然发现自己对地质学中的某一领域有兴趣。”此时，教师就要及早发现这种“苗头”，并适时加以引导。

事实上，需要加以引导的不只是“兴趣”，还有“困惑”。

“其实学生由低年级进入高年级后的一段时间里，是最容易对自己所学专业的的发展方向和前途产生疑惑的，而这些疑惑是一般教师和辅导员难以解答的。”据黄文辉介绍，在国外高校，校方会专门组织有经验的教授对这样的学生进行“会诊”，为他们答疑解惑，但国内在这方面的关注度却不足。

为此，黄文辉规定每周四下午，任何学生都可以找到他，向他咨询关于学业方面的问题。“其实，大学生有很多心理问题是源于他对自身学业的迷茫，我们不要等到问题发展到心理层面再去解决，防患于未然要好得多。”

河海大学入选国际水电协会正式会员单位

本报讯 近日，国际水电协会接受河海大学为正式会员单位，并颁发了会员证书。

河海大学是继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中电投集团、中国电建、哈电集团等企事业单位之后的又一中国会员单位，也是中国高校中唯一的会员。

据介绍，国际水电协会成立于1995年，是一家非营利、多学科的非政府学术组织，会员单位覆盖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其宗旨是推动水电作为最重要的清洁能源的可持续发展。该协会为增进水电知识、技术、管理等方面交流提供了一个平台，更好地满足了全球对于水和能源不断增长的需求。
(王方)